

# 裁军谈判会议

CD/PV.321  
16 July 198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三百二十一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5年7月16日星期二上午

10点30分日内瓦万国宫

主席：巴希尔·奥尔特—罗伊斯（阿尔及利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B · 奥尔特—罗伊斯先生

L · 穆萨乌伊先生

A · 贝莱德先生

A · 齐谢德先生

阿根廷

R ·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G · 帕里尼先生

澳大利亚

R · 巴特勒先生

R · 劳先生

J · 库尔特尼小姐

比利时

M · 德帕斯先生

J · 雷梅克尔斯先生

P H · 尼厄旺于斯先生

巴 西

C · A ·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S · 德·克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K · 特拉洛夫先生

B · 康斯坦丁诺夫先生

P · 波普切夫先生

K · 斯坦科夫先生

緬 甸

吴貌貌季

吴妙丹

吴拉敏

出 席 者 名 单

加拿大

J · A · 比斯利先生  
R · 罗尚先生  
R · 瓦尼埃先生  
F · R · 克莱明森先生  
A · 德斯普雷先生

中 国

王止芸女士  
刘仲仁先生  
林 成先生  
于中洲先生  
夏义善先生  
蒋振西先生  
李本松先生  
张卫东先生

古 巴

C · 莱丘加先生  
H · 里维罗先生  
J · L ·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M · 维沃达先生  
J · 海加尔先生

埃 及

M · 巴德尔先生  
A · 阿巴斯  
F · 穆尼卜先生

出席者名单

埃塞俄比亚

F ·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J · 热塞尔先生

M · 雷尼先生

G · 蒙塔西埃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W · 克鲁茨施先生

D · 费尔斯克先生

F · 扎伊阿茨先生

M · 施奈德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F · 埃尔伯先生

M · 格德茨先生

匈牙利

D · 梅斯泰先生

T · 托特先生

印 度

S · 肯特·沙尔马先生

印度尼西亚

S · 苏托瓦尔多约先生

B · 达尔莫苏坦托先生

R · 坦齐尔夫人

哈里奥马塔拉姆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 · 卡泽米·卡米亚卜先生

出 席 者 名 单

意大利

M · 阿莱希先生  
F · 皮阿杰西先生  
G · 阿多尔尼 · 布拉切西先生  
M · 帕韦塞先生

日 本

今井隆吉先生  
小西正树先生  
工藤公光先生  
石栗勉先生

肯尼亚

P · N · 姆沃拉先生

墨西哥

A · 加西亚 · 罗夫莱斯先生  
Z · 冈萨雷斯 · 伊 · 雷内罗女士  
P · 马塞多 · 里瓦先生

蒙 古

L · 巴雅特先生  
S · O ·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A · 斯卡利先生  
O · 希拉莱先生

荷 兰

R · J · 范 · 斯海克先生  
R · 米尔德斯先生  
R · 阿克尔曼先生

出席者名单

尼日利亚

C · V · 乌德迪比亚先生

巴基斯坦

K · 尼阿兹先生

秘 鲁

J · 冈萨雷斯 · 特罗内斯先生

J · 鲁维奥 · 科雷奥先生

波 兰

S · 图尔班斯基先生

J · 雷赫拉克先生

J · 恰洛维奇先生

罗马尼亚

I · 达特库先生

A · 波佩斯库先生

V · 法乌尔先生

S · 波普先生

斯里兰卡

J · 达纳帕拉先生

瑞 典

R · 厄克于斯先生

L - E · 温伦先生

E · 博妮尔夫人

H · 伯格伦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V · K · 纳扎尔金先生

S · V · 科比希先生

出席者名单

联合王国

R · I · T · 克罗马蒂耶先生

R · J · S · 埃迪斯先生

I · P · 查默斯先生

K · I · 马林先生

D · A · 斯林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D · 洛维茨先生

R · 莱文先生

M · 温斯顿女士

T · 巴塞莱米先生

P · 莱姆贝西斯先生

P · 科登先生

P · 加德纳先生

D · 多恩先生

委内瑞拉

O · 加西亚 · 加西亚先生

南斯拉夫

M ·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D · 米尼奇先生

扎伊尔

O · N · 蒙什恩武拉先生

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  
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会议副秘书长

V ·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洛维茨)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321次全体会议开始。

今天，本会议审议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任何成员可以提出与本会议有关的任何问题。

名单上要求发言的有美利坚合众国、罗马尼亚和荷兰的代表。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洛维茨大使发言。

洛维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这是我在7月的第一次发言，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就任主席。我们这次又有机会与你和你的代表团密切合作感到非常高兴。我感到遗憾的是，你将很快离开我们。我愿你在新的努力中获得成功。

今天，我将简单谈一谈我们议程上第5个项目，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由于我在春季已经作了一个相当全面的发言，并且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工作到现在才开始，因此我本来不打算在今年夏季的全体会议上就该项目发言。然而，我不得不对尊敬的苏联代表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在上次全体会议的说的话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集团代表团代表的发言作出反应。

美国认为，并一贯认为，外层空间只应当用于和平目的。为此目的，美国在日内瓦与苏联进行了双边谈判，包括关于防御与太空武器的谈判小组。我国代表团也积极地参加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委员会的工作。在该委员会，美国随时准备以与双边谈判相一致和补充双边谈判的方式讨论与外层空间有关的问题。但是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中，我们认为避免采取一些有损于双边谈判成功的可能性的行动是审慎的。

美国代表团支持外层空间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最近一致同意的工作安排，并赞扬该委员会的主席阿法拉尔吉大使的不懈努力，他的努力终于取得成果，使工作得到了安排，尽管不够及时。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关于现有协定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关联的问题将作为该工作安排的一部分加以审查和估价，因为如果本委员会的工作建立在充分理解和了解现有的法律制度以及维护该制度的承诺的基础之上，这项工作会获得极大成功。委员会也应当审议关于防止这种军备竞赛的未来行动的提案。

不幸的是，苏联及其盟国的部分发言不能够被认为对我们议程项目5的工作起



(洛维茨)

到了建设性的作用。我特别是指对某些美国研究活动的抨击，他们在谈这些活动时不客观准确。我所说的研究活动是指战略防御计划。

我在今年3月19日的发言中概述了该计划的性质和目的，但面对这些新的断言，我要重申我的发言。战略防御计划是为了探索某一天能够防御核弹道导弹袭击的技术。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企图利用本会议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场所，迫使它同意单方面放弃战略防御研究，尽管苏联也在继续加强它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库。显而易见，这种做法是为了转移视线，使人们不注意苏联不愿意认真对待战略和中程核武器控制的问题。

社会主义集团代表团还再次企图利用美国的公开立法程序和西方的新闻报道作为支持他们论点的消息来源，他们显然错误地认为，美国代表团会感到窘迫不安。我们希望，全世界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这种新闻报道，人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意见，即使他们与政府有意见分歧。

鉴于这种局势，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更准确地看待外层空间问题的辩论。首先应当记得，在弹道导弹防御领域内，已经有一个条约对美国 and 苏联在外层空间的活动作出了规定——《1972年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该条约一般称为《ABM条约》。该条约在第5条中规定，双方保证不研制、试验或部署以外空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该条约绝不限制研究活动。

第二，美国总统曾声明，并下达指示，美国战略防御研究计划应当并且以后也将符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所有规定。美国的计划是一个研究计划，仅此而已。它符合《反弹道导弹条约》第5条和所有其他条款。苏联也有一个涉及到这种技术的研究计划。的确，双方在1972年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时都公开声明，以取得谅解，这种研究属于允许范围。苏联的声明是由当时的国防部长A·A·格列奇科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会议上讲话时作出的，并在1973年9月30日的《真理报》上发表：

“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条约规定苏联和美国少量研制反弹道导弹设施，并禁止将这些设施转让给其他国家或在国界以外部署这些设施。同时，它不限制旨在解决使国家免受核导弹袭击问题的研究和试验工作”。

(洛维茨)

第三，我在指出战略防御计划只是一个研究计划时希望强调一点，我们并没有决定将研究转为研制、试验或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或部件。的确，我们希望，很多年以后都不要对这种行动是否应当采取和其可行性作出决定。此外，里根总统指出，美国只会在三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超越研究的范围。第一，任何防御体系必须能够保存下来，即它本身不应当是容易攻击的。第二，这种系统必须非常合算，——建立这一体系的成本应当比它要抵御的进攻性体系更低。第三，该系统只有在加强稳定的前提下才应当建立。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苏联和盟国的代表企图把本会议的外层空间辩论完全集中在美国战略防御计划上。也许他们在努力转移视线，使人们不注意苏联战略进攻性力量在过去15年中的大量扩充，而这种扩充是前所未有的。也许他们在努力转移人们的视线，使其不注意苏联战略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确，人们可能从我们听到的攻击性发言中得出这一结论：苏联没有类似于美国研究计划的计划。这一结论是不正确的。

苏联的军事理论强调，进攻性力量和防御性力量必须密切相互作用，才能在任何军事冲突中实现苏联的目标。苏联在战略防御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包括已经运转的系统以及研究计划。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年中，苏联在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方面的开支大致相等——在战略进攻方面的这些开支一直非常庞大。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在工作；这就是苏联在莫斯科周围部署的系统。该系统正在得到加强，可能在1987年左右完成。苏联拥有一支国家空中防御力量，它制定了一个大型的政治领导人接替计划和全国性的民防力量和计划。

苏联战略防御计划不只局限于比较传统的方法。多年来，苏联一直在研究战略防御的先进技术，包括支持高能激光、粒子束武器、无线电频率武器和动能武器的技术。这一研究与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相似。苏联在执行一个类似于美国计划的长期计划，为什么苏联和它的盟国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的计划是错误或造成不稳定呢？

美国代表团认为，用玩弄词藻的方法对待外层空间问题是错误的。使用避免空间“军事化”等言词显然对本会议的努力有害无益。的确，我们谈判会议的所有人都意识到，空间的许多活动具有军事性质。美国承认，它在空间进行着军事活动，但我们指出，苏联也在这样做。在空间探索的初期，苏联公开和毫不掩饰地炫耀它

(洛维茨, 主席, 达特库)

们努力的军事潜力。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具有作战能力的空间武器系统只有一个,这就是苏联的反卫星系统。

同样,为了说明在空间建立一个军备控制制度的必要性的论战性发言没有任何益处,并且是欺骗性的。一个适用于外层空间的广泛军备控制制度早已存在——的确,这一制度比地面上的军备控制制度要全面得多。

《外层空间条约》已经禁止在空间设置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部分禁试条约》已经禁止外空的核爆炸。《反弹道导弹条约》已经禁止在空间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本会议的一个成员居然首先把这一法律制度抛在一边;然后争辩说考虑这一法律制度没有多少必要;最后指责美国破坏这一法律制度。

在讨论外层空间问题时,唱高调花了本会议太多的时间,毫无实质内容。我希望,这种情况在将来不会继续下去。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需要一种严肃、理智和建设性的态度。美国准备本着这一精神进行工作。

主席: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

现在请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使发言。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表明,罗马尼亚代表团非常愉快看到你杰出和忠诚地主持裁军谈判会议7月的工作。你可以相信我国代表团的全力支持。我们祝愿你在履行裁军领域多边谈判机构的重大责任时获得成功。

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前任的主席、尊敬的扎伊尔大使以及他的代表团,他有效地履行了他在6月的职责。

7月在本会议的日程表上特别重要。这是我们结束今年工作的前一个月,我们已经在考虑如何起草提交大会的报告。在这个时候,在解决本会议必须向联合国大会报告的问题方面还可以作一些工作。

裁军谈判会议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对此,罗马尼亚代表团完全同意人们在本会议厅经常表示的看法,感到遗憾和关注。

(达特库)

因此，我们极为遗憾地承认，尽管大多数代表团作出了持续和真诚的努力，尽管今年和去年一样也提出了许多方案和提案，但有关核问题的议程项目 1、2 和 3 方面，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1945 年 7 月 16 日，恰好是 40 年前的这一天，核装置爆炸开始了“核炸弹的时代”。正如温斯顿·邱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对于这一爆炸，还没有人知道是否毫无作用，或者正相反意味着彻底毁灭。

在联合国组织创立 40 周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40 周年的今年，裁军领域缺乏成果更令人感到惊恐。另一点不应当忘记的是，使用造成无法形容的恐惧的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武器已经将近 40 年了。1985 年，苏联和美国在日内瓦恢复了核武器与外空武器的双边谈判，这是人们重新产生希望的一年。

因此，本会议向联合国报告这么一点成果，这使公众舆论和世界各国人民更加感到无法理解。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今年剩余的时间对于本会议的工作极为重要；我们认为，这对所有代表团来说意味着加强了责任，其中特别是那些对顺利进行谈判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代表团。我们的确时间不多了，但我们还是坚信，现在还是可能在这幅黯淡无光的图画上添上几笔明亮的色彩。

罗马尼亚代表团今天愿意把发言专门限于讨论议程项目 3，“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

我们大家都知道，防止核战争的问题在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中是属于最优先次序的一个，不论在日内瓦，还是在联合国纽约总部或其他地方都如此。关于这一对和平和整个人类生存极为重要的问题，罗马尼亚一再在裁军谈判会议上阐明它的立场。

今年，我们提交了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我国最高一级的呼吁和声明，反应了罗马尼亚人民对核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关注的心情。

今天，我们还要这样做，提出的文件是第 CD/608 号工作文件，应我国代表团的要求，该文件刚刚在秘书处的合作下得到了散发。在这方面，我想感谢谈判会议的秘书长、他的副手和秘书处成员提供的迅速和极为有效的帮助。

该文件所载主张和提案出自罗马尼亚对真正的对话作出建设性贡献的长期关切，

(达特库)

这种对话可以促成这一多边机构在所有成员参加下进行真诚的谈判。

我们议程上核项目的极端紧迫性，特别是防止核战争的紧迫性，是由于一些因素造成的，对此我想作一简单的回顾：

首先，国际局势空前严重，特别在欧洲，新武器在不断地扩充，而且变得越来越尖端和具有毁灭性。

第二，令人惊恐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人越来越明显地为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竞赛辩解，而同时又承认使用核武器“不道德”，是“自杀性的”或“在军事上毫无价值”。我们深信，继续军备竞赛没有任何理由。军备竞赛的唯一解释就是武力政策和统治政策。

第三个因素是多边会议或机构缺乏具体成果，包括裁军谈判会议。

第四，关于苏联和美国在日内瓦举行的双边谈判，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最近指出，“我国一贯主张各方在进行谈判时停止安置和部署新型核武器。因此，我们特别重视苏联在日内瓦谈判过程中关于单方面暂停的声明……我们期待美利坚合众国作出建设性的反应，并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问题提出能达成共同接受的协议的提案”。

第五，8月底将召开《不扩散条约》第三次审议会议，在当前严重的国际紧张局势下，该会议的确极为重要。

最后，从普遍老百姓到科学家，世界舆论越来越关心和平与裁军问题。对有必要全力制止军备竞赛的实现裁军和永远消除核危险的这种普遍意识和对这一议题谈判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按现在的情况看来，本会议似乎是违反了我们周围现实的潮流。

我国代表团认为，人们已就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供了相当多的具体主张。为了审议这些提案，我们必须立即设立一个适当的附属机构，其职权范围是审议关于这一议程项目的提案，换句话说，关于采取防止核战争的具体措施的所有提案。

罗马尼亚代表团随时准备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因为我们认为，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所有办法都必须是循序渐进的，由简单到复杂，并且首先应确定谈判的主要议题。

(达特库，主席，范·斯海克)

为了有助于拟定这样一份清单，罗马尼亚代表团愿意提出一些指示性的议题，可以作为我们进行讨论的议题，即：

加强和发展世界一级（联合国系统）和地区一级（欧洲安全合作会议以及其他区域性系统）的安全的政治和法律措施；加强各国间信任并为恢复裁军谈判创造有利气氛的措施；旨在制止核军备竞赛的措施；限制和削减核武器的使用措施；最后，应协商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以期逐步减少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储存，包括停止为军事目的的生产裂变物质并把核材料转用于和平用途。

这一阶段可以尽量为停止生产、研制、储存和转让核武器拟定一项多边协定，作为完全可靠地取缔核武器和避免核战争所有危险的最后措施。

正如大会第39/148 P号决议和21国集团提出的载于第CD/341号文件的职权范围草案所强调的，本会议活动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进行谈判，以便达成关于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具体措施的协议。

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本会议今年应在报告中记载一些成果，我们认为，这份报告可以分为三部分，即：一部分简单地总结特设委员会交换的意见；确定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认为联合国或其他机构可以审查的一些政治和法律措施，以便采取有助于防止核战争的实际措施；最后，确定裁军谈判会议本身能够和应当尽快进行谈判的实际措施。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表达我们对挪威政府的真诚感谢，上个月挪威政府在奥斯陆杰出地组织了关于地震核查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工作会议。

最后我想热烈欢迎参加日内瓦联合国裁军研究计划的年轻人。他们对裁军问题的兴趣对我们是一个鼓励，特别是今年联合国大会宣布为国际青年年，提出的口号是“参与、发展、和平”。

主席：感谢罗马尼亚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现在请荷兰代表范·斯海克大使发言。

范·斯海克先生（荷兰）：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就任七月份主席之职。我们知道你很好地掌握了主席的职位，因此我们能够从你丰富的国际会议经验

(范·斯海克)

中吸取有益的东西。获悉你不久就要离开这里，我们很快就将得不到你的教益，听不到你明智的见解，这使我深感遗憾。我还愿意感谢扎伊尔代表团，特别是上个月主席，尊敬的B·A·恩藏热亚大使对我们夏季会议开始几周工作的指导。这是我第一次在本次会议上的发言，我也愿意对我们法国的新同事热塞尔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们期望按照他才能出众的前任德拉戈尔斯大使建立的传统，与他密切合作。我们还要请求阿根廷的代表团向卡拉萨莱斯大使转达我们对他美好前程的祝福。我们将牢记他对我们工作的卓越贡献和在本会议进行了高水平的询停。

今年4月24日我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认为“放射性武器特设委员会正在处理的实质性工作有取得进展的希望”。在特设委员会实质性工作正顺利进行之时，今天我想对该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希望它能多少有利于推动事物的发展。

到现在大约6年了，裁军委员会和后来的裁军谈判会议竭尽全力禁止一些人认为的“放射性武器”、另一些人认为的“放射性作战方法”。起点是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据当时两国国家首脑卡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主席早先达成的协议，于1979年夏季采取的联合行动。1979年7月9日，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已故的艾德里安·费希尔和我们的同事伊斯拉耶利安大使分别在谈判委员会提出了载有“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条约主要内容”的相同案文。

案文标题商定之后，就提出了美苏联合提案，提案专门处理几年后人们称之为“传统意义的放射性武器”问题。荷兰对选择包括使用此种武器在内的作战方法的可行性总是持怀疑态度。九年前，美苏尚未提出联合倡议的时候，出于我今天将不再重复的原因，荷兰在给当时裁军委员会会议提出的文件(CCD/291号)中得出结论，认为“很难看出讨论有关放射性战争军备控制措施的实际价值”。

自从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以来，看来由于一系列原因形势发生了变化。当今放射性战争成了一种——还很遥远的可能性。世界上各种类型核设施数量的急剧增长导致放射性材料更加集中——只要你愿意储存。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只要它们规定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目标，这些设施——如动力反应堆——本身就从军事角度提出一个特殊问题。对这种设施进行袭击，一旦释放出放射性物质，就会导致大规模毁灭。

( 范 · 斯海克 )

因此，荷兰欢迎瑞典 1980 年 6 月提出的提案，扩大当时正在讨论的条约草案范围，特别是将对某类核设施袭击包括在内，这就大大扩大了应予禁止的放射性作战的范围。

自瑞典提出提案以来，我们一直支持瑞典方案的具体概念。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瑞典试图如第 CD / 530 号文件规定的那样，修订和拟定该方案，以某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提出一项包括禁止放射性武器和攻击核设施的条约草案案文。虽然我们并不同意这些提案的每一项具体细节，但是我们同意其基本思想：防止由于释放放射性物质造成的大规模毁灭性应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大规模毁灭性的概念应是我们努力澄清各种有关问题的指导原则。一项大致按瑞典提案拟定的方案一向并将继续得到我们强烈的支持。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尽管这种看法在本会议上正逐渐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但是，它并没有得到所有代表团的同意。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代表团仍然不赞成一项使“轨道 A”和“轨道 B”（按指禁止放射性武器和禁止袭击核设施两个问题——译注）载入同一国际法律文书。

当美国和苏联在今年春季会议期间分别表示今年能够在放射性武器领域中产生具体结果时，荷兰特别注意到这两个倡议者在这方面的意见。荷兰象其他国家一样会欢迎这种具体的结果，这是期待已久的。因此，虽然我们仍然强烈支持一个统一的方案，但是，我们也愿与其他国家一起探讨尽早就放射性武器本身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优先达成协议，确保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范围内作出认真努力，设法解决袭击核设施的问题。

当谈到袭击核设施问题是否合法地属于本会议讨论范围时，一些代表团具有保留意见，因为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谈判裁军协议。但如果我们大家同意，今日世界上核设施的存在确实引起某种危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危险可能增大，我们认为，不应因拘泥形式而使我们有所迟延。目前，国际社会还不能使用其他论坛来解决这一问题。事情很清楚，一次关于战争人道主义法律的新的谈判会议——公认它本身就是要采取的最明显的步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不会召开。

但本会议或其前身都有过一些不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本身的先例，禁止某些作战方法的《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的公约》就是在裁军



(范·斯海克)

委员会会议上谈判的。今天的恰当例子就有：消极安全保证，很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即可进行的关于禁止核武器的讨论的某些方面，以及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内进行的关于禁止使用的讨论。

一旦达成明确的理解，裁军会议愿意就袭击核设施问题认真进行工作，我们认为，毫不迟延地最后拟订“传统的”放射性武器条约的前景将会成为现实。1983年8月，关于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组A小组的协调员巴斯比先生提出的案文已经为此条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案文就其本身的优点而言，大体上仍可为我国代表团所接受。我们认为，如果各国代表团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要清除巴斯比先生草案中还存在的障碍，困难不会太大。关于条约草案中关于“轨道A”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特设委员会处理这些问题时，我国代表团将提出有可能达成折衷的方案。目前我只愿意表明，我们认为，看来在本会议把我们有决心解决袭击核设施问题加进条约草案的序言部分是适宜的。

我还希望谈一谈第CD/530号文件所载去年瑞典的提案，其中虽然主要集中在“轨道B”，但也包括对巴斯比先生提案中仍放在括号内的某些问题的若干令人感兴趣而富于想象力的解决办法。

与此同时，我希望能全力谈一谈轨道B。首先请允许我讲一讲与袭击核设施问题有关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讨论时的关键问题是范围、定义和标准。各国代表团的观点、特别是说明国际法律文件中规定的保护核设施的标准，还是有很大分歧。

到目前为止各代表团提出的大多数标准是根据一种基本的二分法，例如：民用设施对军用设施，或有一部分重叠但又不是与以前的区别完全相符的和平利用设施对非和平利用设施。还有另一些标准是以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为依据的。近年来，大规模毁灭性的标准正在日益被人们更广泛地接受。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标准由各代表团结合使用。

作为出发点，看来我们强调我们的主要担心是袭击核设施造成释放大量辐射的危险是合乎情理的。这将在许多情况下同样严重地危及战斗员和非战斗员的生命。国际法在类似情况下寻求通过“非歧视性作战”这个概念加以论述。我们认为解决

(范·斯海克)

袭击核设施问题的最合乎情理的方法就是以这一概念为基础。在1977年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中也有这一概念。这可以通过制定一项法律上禁止袭击那些含有足以能够造成危险的数量的放射性物质的核设施来办到，这些危险是，一旦发生袭击，不加区分地对人类环境产生影响，造成大规模毁灭性的后果。

如果我们未来的法律文书以大规模毁灭的概念为基础，那么各代表团到目前为止提出的标准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为了适合承担保护作用，某一特定核装置按其标准足以具有和平性质，就可以使许多装置受到保护，如果遭到袭击，对其环境不会产生或几乎产生不了什么危险。实际上，遵循这个标准，仅仅由于许多装置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标明了是核设施，它们就都能受到保护。如果采取了这种方法，它可能会开创一个先例，从而导致其他与我们议题无关的领域要求受到保护，使这个领域也不会有大规模毁灭之危险。这样，这种方法的后果就难以预见了。

其次，很明显，一项本身完全根据大规模毁灭性标准制定的国际法律文书将由于同样原因不区分军用和民用核设施。如果那些设施落入大规模毁灭性标准规定范围之内，两类设施均会受到同样保护。如果任何人希望防止大规模毁灭，这本身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因为袭击军事核设施产生的危险与袭击民用核设施产生的危险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我们理解一些代表团对保护军事设施的现实意义表示怀疑，因为在军事策划者和指挥官的头脑中，这些设施在他们看来可以是“令人感兴趣”的目标。因此在战争时代保护将是幻想。值得考虑的第二种意见关系到一些国家可能对允许视察其应写进保护协议的军事设施有所保留。这是不是意味着在未来协议中实际上只有极少几个军事装置要进行登记，因而这些设施就将得不到保护呢？

让我逐一谈谈这些问题，然后再做结论。

在考虑对军事核设施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使之免遭袭击这种抉择是否真的实际时，看来要问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在实际实践中会把对此类设施的袭击看作是有效地破坏受到袭击国家的战争努力。如果是这样，这些设施的确提供了军事目标，而它们的保护也就象空中楼阁一样。如果不是这样，看来法律保护是合乎情理的抉择。

(范·斯海克)

回答并不是一听就明了。各种真正带来大规模毁灭性危险的核设施在数量上有限制。有关的设施有核电能反应堆、(核燃料的)回收处理工厂、用过的燃料储存、废料储存和某些大型研究反应堆。

显然,第一类设施——核电能反应堆,在许多情况下,会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战争努力作出直接贡献,即通过它的供电作用。因此,它相当于一个可靠的军事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现代化武器高度精确,就可以在不袭击反应堆本身的情况下使对方丧失电力供应,例如,袭击与反应堆相联系的变电站即可。因此,法律保护此种反应堆是完全可行的,而这种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在1977年第一号附加议定书中的确已经存在。

看来,能为武器目的生产钚的(核燃料)回收处理厂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当然,原则上,这类设施能对某特定国家的战争努力作出直接贡献。不过,至少在东西方关系方面,这种想法看来多少有点学究味。我们应认识到在生产钚到后来生产核武器之间有相当一段时间滞差。另外,不幸的是,各方现有的大型核武器库也使人很难看出通过袭击军事(核燃料)回收处理厂,能取得任何真正的军事优势。

因此,我们认为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为了防止大规模毁灭性,对这类设施进行法律保护不仅从人道主义来讲是必要的,而且从军事角度来说,也是现实和可行的办法。

最后,很清楚,我提到的其他种类核设施,如用过的燃料和核废料储存,按照这种推理,并不相当于可靠的军事目标,因而能够得到法律保护。

总的说来,结论似乎使人有理由认为严酷的战争现实与为人道主义之目的使民用和军事核装置同样受到保护的法律制度是一致的。

但是,这是我的第二种意见,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为了具备接受保护的条件,设施应该接受视察以便确定他们是否符合我们想要的法律文书规定的定义和标准。拥有军事核设施的缔约国有可能不同意进行视察,因为在他们看来,视察会使他们希望保护的军事秘密受到损害。如果未来的法律文书依据的原则是:“不接受视察就谈不上保护”,那些缔约国应权衡保护其军事核设施从而不会有大规模毁灭危险之利与这种视察将带来之弊,很清楚未来的文书应提供一个机构使缔约国能自己决定是将其领土上所有有关核设施都保护起来——显然从大规模毁灭的观点来讲这样

(范·斯海克)

更为可取——还是其中一部分保护起来。

瑞典代表团在CD/530号文件中建议设立登记制度。设施将在享有保护之前必须参加登记，而后接受视察。看来这一建议对我们有不少好处。首先，民用与军用设施之间没有什么差异，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达成一项防止大规模毁灭的全面制度，这是合乎心意的。它还具有这样的好处，即各国政府可自行决定它愿意登记哪些设施，从而决定它的哪些设施可以接受视察，继而享有保护。

因此，根据瑞典的提案，大规模毁灭将成为标准，而登记手续将确保正确地实施这一标准。

那么各国代表团提出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视察在其中起着这样或那样作用的方法又怎样呢？首先，很清楚全部利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标准将使许多设施受到保护而不会产生任何大规模毁灭的危险。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最近递交的第CD/594号文件中，提出把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标准与大规模毁灭的标准结合起来。虽然这样的方法能确保保护将限于潜在的大规模毁灭的情况，但是，我们认为它不包括一切有关情况。军事核设施以及其他到现在为止，由于种种原因，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员尚未进入的其他设施将排除在外。

瑞典的提案对协议的范围没有规定这种限制。某一缔约国决定将其装置置于保护之下以后，也就是使这些装置按照条约诸条款的规定接受视察。

我要补充说明，在实际实践中，许多有关装置将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进行视察。另外，核武器国可以“自愿”把它们的某些装置置于国际原子能保障制度之下。这样，必要的管理这些数据和兼管其余有关装置所必需的秘书处和／或视察小组的规模可以大大缩小。为了实用目的，可以设想一个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与该机构和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之间的关系相类似。

最后，经过认真审议以后，在我们看来，根据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的概念，处理袭击核设施问题的国际法律文书将确立在稳固的基础上。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在本会议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规模毁灭性标准值得认真考虑。我希望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有助于说服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人们。

(主席, 纳扎尔金, 主席)

主席: 感谢荷兰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友好讲话。名单上没有要发言的了。还有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吗? 现在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发言。

纳扎尔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 首先我愿祝贺你就任主席之职并预祝你在履行重要职责中获得成功。

尊敬的美国代表洛维茨大使在他今天的发言中对苏联的军事计划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指控。利用这种指控已成了美国为它试图取得军事优势辩护的惯用伎俩。事实上, 战后军备竞赛的全部历史表明苏联已经和正在采取的措施是面对外来军事威胁时的一种反应而且始终旨在保证其防御能力。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恰好在40年前开始了这场军备竞赛: 那是在7月, 确切地说是在1945年7月16日,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第一颗原子装置是在阿拉莫戈多试验场爆炸的。它是由美国而不是苏联爆炸的; 于是, 今天我们才能庆祝令人悲痛、值得注意的由美国开始的核军备竞赛40周年纪念。

苏联代表团将在它的某个发言中极其详尽地论述与尊敬的美国代表今天发言中提出的有关问题。

主席: 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讲话。还有其他代表团要求发言吗?

我要通知本会议, 在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 名单上要发言的国家有六个。你们知道, 这天的下午还要召开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的会议。我们还决定在全体会议之后立即举行一次关于本会议向大会第40届会议提交报告问题的非正式会议, 内容是关于审议裁军领域中新措施以防止海床、洋底及其底土的军备竞赛问题。

因此, 我建议星期四的全体会议改在上午10时开始而不是10时半开始, 以便非正式会议能在上午举行,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委员会能按计划在下周开会。如果没有反对意见, 我将认为本会议就这样决定了。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

主席：我愿提醒本会议注意，今天全体会议一结束，立即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改进和加强本会议的职能问题。裁军谈判会议下次全体会议于7月18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现在休会。

会议于上午11：55结束。

xx xx xx xx xx